



# 藝高人膽大 法贊奧斯帕特



「香港意大利電影周」周四開幕，短短五天帶來八部意大利新作。當中最矚目的必定是拍《土耳其浴室》(Hamam)而為人熟知的土耳其裔導演法贊奧斯帕特(Ferzan Ozpetek)的新作。

如果有留意意大利電影周的話，對奧斯帕特不會感到陌生，因為其作品《人鬼交叉屋》(Magnificent Presence)早於兩年前在電影周放映過，當時全院爆滿、反應不俗，連導演本人都感到意外。今次攜新片《愛情回帶》(Fasten Your Seatbelts)來港的他，不知能否再為影迷帶來驚喜？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

1959年於伊斯坦堡出生的奧斯帕特，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移居意大利，並在那裡修讀電影史、藝術史及戲劇服裝設計。問到為何選擇意大利，奧斯帕特楞了一下，緩緩地說「自己也一直思考這個問題。」無疑，意大利是一個漂亮、又有濃厚藝術氛圍的地方，但這不足以吸引他，「我說不出為甚麼，但來到這裡建立起自己的事業和家庭後，就沒法離開了。」這個決定，影響了他後來拍片的風格與取向。

■導演法贊奧斯帕特 伍麗微 攝



了重病，他為這個朋友組織了一個晚宴，邀請一些演員及一位癌症專家出席。他坐在朋友旁邊，毫不避諱地問她：「你們還有性行為嗎？」朋友也非常大方地跟他說有，而且夫妻間的热情並沒有退減。「這是一個愛情故事，我就是希望利用她的經歷來告訴大家愛情的模樣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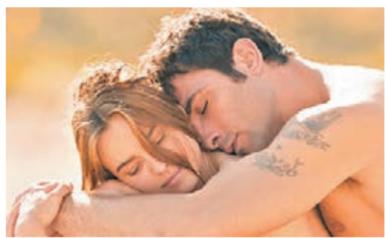
## 意大利拍攝

在讀完書後，奧斯帕特很長一段時間擔任副導演工作，直到1997年編導第一部長片《土耳其浴室》，引起注意。不過他自己則說，雖然《土耳其浴室》在土耳其拍攝，卻是在意大利製作、出品。而第二部電影《最後的蘇丹》(Harem Suare)也非常新鮮有趣，改編自印度作家吉安妮羅曼尼的暢銷小說，以東方的觀點來看西方的歷史。此後，奧斯帕特拍了好幾部電影，評價也相當不錯。

值得一提的是兩年前在電影周播映的《人鬼交叉屋》，此片的反應出乎意料地好，奧斯帕特甚至直言「香港觀眾的反應比意大利好。」電影以鬼為題，在好少講鬼的西方社會，算是另類嘗試。電影講夢想當演員的男青年，租了一間鬼屋，幾個在二戰期間死於離奇火災的鬼魂現身，希望他能找出當年火災的真相。「在意大利，不太有人談鬼，我很冒險地把這個元素放進電影裡，但東方人並不忌諱鬼片。」

## 取材自朋友

而這次的《愛情回帶》則是一部喜劇，靈感來自朋友的真實經歷。奧斯帕特的朋友患



以這位朋友為原型，電影裡的女主角 Elena 也面對同樣的境況。她與男主角 Antonio 無故撻着，各自有另一半的兩人後來有了家庭，過着幸福的生活，但在 Elena 事業、愛情兩得意之時，卻被診出患上癌症。生命際遇並不按理出牌，但 Elena 甚至其家人在困境中樂觀面對，並沒有呼天搶地的悲憤。

其中有一幕，Antonio 也突然病了，兩個患難之人共同面對生死，並在醫院裡做愛，非常具爭議性。東方人很忌諱死亡，並刻意避談相關話題，但西方人很開明，原來意大利醫院容許患上癌症的人在醫院裡有性行為，「這些都是真的，我們並沒有寫極端的事。」

## 電影無國界

被問到會否再回土耳其拍電影，奧斯帕特的答案是肯定的，但他也說，「在我看來，電影人不分國籍。我與 Pietro Germi、Vittorio De Sica、Luchino Visconti、Federico Fellini、Antonio Pietrangeli 這些意大利電影大師一同長大，因而搬到意大利學習電影，並在這裡拍電影。我大部分電影都在意大利製作，我也很想做一部土耳其電影，但電影工作者與電影本身不應該有國界。」

他透露，下一部電影便是以土耳其為背景，故事改編自《Istanbul Red》這本小說。有趣的是，小說是奧斯帕特自己創作的，兩年前在土耳其及意大利出版，如今已被翻譯為英文，將在其他國家出版。「這是我第一本小說，寫我的童年，我非常享受寫作的過程。」

## 《情迷拍賣師》

簡介：基斯比湯納度執導、奪2015年意大利金像獎多個獎項的《情迷拍賣師》，講拍賣師如何遊走於眾多藝術品中，如何接受買家委託。導演動用最好的美術、攝影指導，重金打造氛圍，一來重現十七世紀 David Teniers 畫中的奧秘，二來在意式大宅中以油畫、雕塑碰撞出濃郁的頹廢美，讓大家穿梭藝術時間廊。

日期：9月20日 地點：Grand Cinema



## 《費里尼外傳》

簡介：導演艾托列史寇拉八歲時認識費里尼這個名字，後來費里尼在電影界走紅，史寇拉也入行寫劇本、當導演，跟費里尼一樣走上光影銀色旅途。二人畢生亦師亦友，但電影風格卻迥異。為懷念好友，史寇拉決定拍《費里尼外傳》，重現一代大師的電影軌跡。

日期：9月20日 地點：Grand Cinema



## 影訊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達明

# 津產電影再獲國際大獎

由天津艾美光影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拍攝的電影《麥積山的呼喚》，獲2014年第十一屆聖地亞哥國際兒童電影節「最佳教育片」大獎。該片還曾於2012年獲第17屆洛杉磯國際家庭電影節「最佳外語影片獎」。聖地亞哥國際兒童電影節創辦於2003年，70%評委來自荷里活，另有20%的非專業人士和10%的兒童評委，在國際電影界具有一定影響力。本屆電影節共有來自世界38個國家的100多部優秀影片角逐各個獎項。

《麥積山的呼喚》以中國西部大開發10年為背景，講述甘肅天水籍學生秦聰聰被南開大學錄取，因家庭經濟困難，在鄉親們和全國支教模範白方禮的幫助下完成學業，畢業後放棄高薪職業回到家鄉做鄉村小學教師的感人故事。

# 非遺紀錄片滇文山開拍

從文山映像傳媒獲悉，紀錄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7集電視系列片《美麗鄉村》近期在中越邊境少數民族聚居區——雲南文山州麻栗坡、馬關、富寧等縣展開取景工作，預計將於10月與觀眾見面。



電視紀錄片《美麗鄉村》由雲南文山州委州政府組織文山州廣播電視台映像傳媒攝製，全片共7集，分別為：阿娥版畫、神秘的裸人(上、下)、坡芽情歌、尋找蘆笙、腰帶上的歌、黑巴追夢人。講述的不僅是邊境文山的村容村貌，還有悠久的歷史與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。

文山是多民族雜居自治州，《美麗鄉村》7集電視系列紀錄片主要展現壯、苗、彝、瑤四個民族最引人矚目的民族文化。拍攝內容從文山州的各民族文化中，選取多年來在海內外有影響力、有知名度、大多數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項目，或者鮮為人知但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、民族村寨進行拍攝。

據攝製組人員介紹，紀錄片旨在通過一批鄉村文化傳承人對家鄉的熱愛、對文化的執着、對未來的夢想，折射出鄉村的美麗，並以簡潔明快的敘事手法，在唯美的畫面中呈現文化底蘊，將故事娓娓道來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芮田甜、通訊員 張凱 圖：本報雲南傳真

## 對照記

文：勇先

# 《還看今朝》看今朝

已被大部分香港人無視的亞視，要數該台的自製經典節目，可能是《我和殭屍有個約會》系列。然而如果追溯到更早期，其實有一套更值得分享的亞視經典劇集——九十年代的《還看今朝》。

在數十載無綫電視的收視競賽中，亞視都憑着幾套劇集和節目扳回勝仗，《還看今朝》是其一。任達華、黃日華、吳啟華所引發的明星效應固然重要，但劇集描述文革時期那種抑壓與瘋狂，在演員們精湛的演技下完美呈現，這才是令觀眾回味不已的主因。如飾演紅衛兵小頭目姚文珠的李香琴每每咆哮至走音，她的賣力可謂激活了戲中歇斯底里的氛圍；兩大男主角一正一邪，由于人應直親切的黃日華演宋邦，至於奸角江書海則由上世紀九十年代「好到出汁」的吳啟華擔綱。更可貴的是，兩大主角的「童年版」由李家鼎的兩個兒子李泳豪和李泳漢飾演，入木三分的演出（要知道當年二人是最精靈活潑、炙手可熱的小童星！）令觀眾看起來，主線角色在童年和成年之間能實現「無縫對接」，選角之妙，應記一功。

毫無疑問，文革這段近代中國最不堪回首的歷史，亦成為創作人最豐富的創作寶庫，結果令《還看今朝》成為九十年代亞視的重要亮點，更創出27點超高收視！編劇們窮畢生也未必能想像到的點子，皆可從這段歷史中得到啟發，而且極具張力與趣味。譬如劇中紅衛兵姚文珠跟任達華飾的宋一夫的互動，雙方的形勢在一集之間出現多次逆轉，劇力萬鈞；又如李泳漢那幾幕清算校長與父母的場合，亦同樣牽動觀眾的情緒。據說為了還原當時的社會面貌，監製韋家輝在劇情安排上，特別參考了經歷過文革的人的意見，將那充滿戲劇性的時代，呈現予觀眾面前。

當然，這個故事描述的時空橫跨中港六十至八十年代，劇情中後段的發展，難免流於忠奸角色來個玉石俱焚的「港式曲折」。另外整套劇亦傾向大喜大悲套路，極盡煽情，今日看來雖覺「重口味」，卻又實在摸對八、九十年代觀眾的喜好。可是當下重看此劇，心裡實在多添一份沉重，除了這是中國歷史上一道很深的傷痕外，看着看着，更驚覺文革時期那種清算和檢舉以製造不信任的風氣，竟不知不覺在我城滋長，彷彿那個以混淆視聽、叫人「有理說不清」的姚文珠，已從劇集走進現實。



## 銀幕短打

文：朗天

# 恐怖的其實是人心

友人看了《恐怖在線》回來，大呼恐怖。我問影片真的那麼嚇人麼？答案是：令人驚嚇的並非片中的鬼怪和編導營造的氣氛，而是作品的水平及製作的質素！

拍一部鬼片不能令人尖叫，反而教人失笑，恐怖變笑話，的確慘情。我們不能因此推說是製作資源所限。很多年前，鄭保瑞的《熱血青年》也是以低成本開關，猶記得電影上映首周某影院發生的一件趣事。一群年輕觀眾在影片放映三十分鐘後便離座上廁所，恰好在場的導演以為他們覺得電影太爛，提早離場，便悄悄跟隨他們，發現他們聚集場外議論，埋怨是埋怨了，卻是抱怨為何影片如此恐怖，嚇得他們魂飛魄散，必須稍作喘息，心臟才可繼續負荷……

《恐怖在線》的問題其實也是我在這裡一再指出過的——後菲林年代過於依賴特技所帶來的惡果。以往恐怖效果靠化妝、血漿、道具營造，拍攝時燈光、佈景配合鏡頭運用，一方面引發觀眾的恐懼情緒，高手更懂得以懸疑召喚怖慄，把看不見的隱藏危險、潛在怪物以至角色心魔，置入詮釋光譜。的確，妖魔鬼怪從來不用「太似」，因為它們根本便是虛的，無相無像，一切唯心造。電影史上希治閣的《觸目驚心》和寇比力克的《閃靈》便是最佳的驚嚇例子。

可是，當一部電影連血漿和妖容都靠特技貼上去，而



這些特技又差勁到一個地步，製作人似乎不介意影響觀眾的投入程度，崩壞便開始了。從種種不認真的畫面經

營中，我們彷彿聽見一些聲音在說：電影就是假的嘛，觀眾來便是明知是假的也笑一餐嚇一鋪，就是這麼簡單！

看過《恐怖在線》這類製作，我們難免低頭問一句：何謂電影？電影何為？電影不可能只是胡亂拼合，為賺錢但求交貨的活動影像、聲畫剪接製作而成。它的虛實辯證需要製作人嚴肅對待、處理。當電影降價至只是其中一種娛樂方式時，它便有機會連基本的娛樂也提供不了。這絕對是後期製作佔主導的當代製作模式所特別要注意的地方。